

龙江当代新诗论

陈爱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龙江当代新诗论

陈爱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江当代新诗论/陈爱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2181-5

I. ①龙… II. ①陈…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04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第一章 北大荒诗歌论	(19)
------------------	------

第一节 公共写作:北大荒诗歌的时代印痕	(21)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的牧歌:新乡土诗歌	(28)
-------------------------	------

第三节 昨日故旧:记忆中的北大荒	(36)
------------------------	------

第二章 以边缘的名义,彰显诗歌的贵族气质	
----------------------	--

——黑龙江汉语新诗民刊概观	(39)
---------------------	------

第一节 《剃须刀》	(40)
-----------------	------

第二节 《东北亚》	(44)
-----------------	------

第三节 其他诗歌民刊	(47)
------------------	------

第三章 新世纪新诗中的哈尔滨书写	(49)
------------------------	------

第一节 宏大乐观叙事:哈尔滨的一个历史面孔	(50)
-----------------------------	------

第二节 漂泊的灵魂:哈尔滨的历史深度	(57)
--------------------------	------

第三节 消失的记忆:该怎么思考未来	(67)
-------------------------	------

第四章 哈尔滨写作与汉语新诗	(70)
----------------------	------

第一节 都市诗:哈尔滨写作的意义	(70)
------------------------	------

第二节	现代叙事:城市诗的哈尔滨面影	(71)
第三节	复杂而综合:哈尔滨新诗的写作	(75)
第四节	结语	(79)

第二编

第五章	论李琦的诗	(85)
第一节	家庭抒写:伦理亲情的温柔抚摸	(86)
第二节	阳光书写:女性诗的另一副面孔	(91)
第三节	地域书写:塞外风情的着力者	(96)

第六章	静默地谛视世界 ——论张曙光 的诗	(100)
第一节	90 年代的诗歌选择	(100)
第二节	一个人的诗学世界	(102)
第三节	超越个人化写作的诗学	(110)

第七章	论桑克的诗	(115)
第一节	叙事:有节制的抒情	(115)
第二节	亲缘叙述:品味周围的诗歌	(120)
第三节	温婉笔墨:沉思人生的书写	(122)

第八章	论马永波的诗	(129)
第一节	自我指涉:新诗的一种叙述样式	(131)
第二节	元诗歌:一种深入的诗歌计划	(135)
第三节	结语	(138)

第九章	沉入雪夜的静思 ——论朱永良的诗	(139)
第一节	书斋里的诗意谱写	(140)

第二节	从爱情的青春到沉思的中年:叙述风格的转变 …	(143)
第三节	光阴如绵:超越时间的意义	(146)
第四节	学者诗:北方冬夜的思索者	(149)
 第十章 读札两则:冯晏诗集《镜像》与包临轩的		
	《高纬度的雪》	(152)
第一节	“智性写作”的新景象 ——冯晏诗集《镜像》读札	(152)
第二节	假寐中的城市想象 ——包临轩《高纬度的雪》阅读札记	(160)
 第十章 杨勇诗歌印象		
第一节	回望故乡:羁旅的意义	(168)
第二节	古意今释:汉语新诗的一种可能性写作	(171)
第三节	超越性写作:关注日常的意义和方法	(173)
 第三编		
 第十二章 我们都是现代诗的拓荒者		
	——对话桑克	(181)
第十三章 认知新诗的一种方法		
	——对话张曙光	(195)
第十四章 边地的诗意徜徉		
	——对话李琦	(204)
第十五章 夜空下闪烁的忧郁月光		
	——对话冯晏	(211)
第十六章 冬天,来自雪国的诗讯		
	——对话潘红莉	(225)
第十七章 诗歌的塞外行者		
	——访诗人庞壮国	(233)
第十八章 诗歌家园守望者		
	——对话潘永翔	(240)

第十九章 书斋里的思想者

——访诗人朱永良 (247)

第二十章 绿皮火车上的雪与月亮

——杨河山访谈录 (256)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4)

导 论

从历史上说，黑龙江地处边缘，不是一个文化繁盛的地域。在文明演变过程中，黑龙江自然人文的繁华远远超越文化人文的硕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诗歌领域的点点灯火，大多依靠非常态的文化流动，孤苦无依的点燃。吴兆骞、张缙彦、杨越等人的“流民”诗歌，写出那个年代独有的塞外悲怆。20世纪30年代呈现出自为状态的金剑啸、萧军、萧红等人的创作，大多也浸染着流荡漂泊的底色。无论是感时伤怀，还是留恋故旧；无论是长叹命运不济，还是缘薄情长，对于黑龙江的地域文化来说，诗歌都缺乏“在地”的感受，江南流人终老此地，但毕生南望；本土诗人也大多流荡他乡，东北作家群用他们浸染伤感的笔触描画出的是想象的“东北乡”。真正的龙江新诗，缺乏的依然是守望目光的注视，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情怀，多为异域空间创下的记忆文本。

作为最早政权更迭的地域，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包括诗歌在内的龙江文化真正开始乡土建构的起点。自此以后，龙江新诗经过北大荒诗歌的拓荒、石油诗歌的勃兴、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崛起以及90年代张曙光、李琦等引领全国诗歌潮流的诗人的如椽大笔的描画，无论是在题材上引领潮流还是在创作理念上匠心独运，龙江新诗才有了骄傲于汉语诗歌的独立身份，才有了所谓的“黑土诗派”“黑水诗歌”“龙江新诗”等带有文学史色彩的地域诗歌命名，龙江山水也才孕育出了标志性的汉语诗歌思潮。

一 “流民”诗人的“在地”化

龙江新诗史，从根本上说是文化不盛、荒凉丛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如何沧桑变化，在这样有限的时间内，依然无法改变诗人群“流民”化的历史印迹，只不过是内容和来源有了变迁。北大荒诗歌中的很多作者来自十万转业官兵，以及从上海、浙江等南方省份过来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各种政治原因被“流放”到龙江新诗中的艾青、郭小川等人，虽成分复杂但来自他乡的命运一致。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描述大庆油田为中心的石油诗歌，是真正意义上在文化荒漠上开出的异域之花，甘肃人王进喜、山东人吴全清、陕西人李敬等，身为石油工人，充满战斗豪情，在充满战天斗地的浪漫主义抒情格调中，作为异乡人谱写出龙江新诗中最为真挚的工业诗歌。

在新时期以来的归来者诗人群中，来自四川的梁南、浙江湖州的方行、安徽的王忠瑜、广西荔浦的陆伟然、吉林的谢文利等，这些因为各种原因来自异乡的诗人，大多将最美的青春年华和创作才情奉献甚至终老于这片热土上，在龙江大地上开拓出了“在地”的诗歌体验，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完成了龙江本土诗人的转变。河南辉县人秦风曾用对比诗来写这段情怀的转变。

青山——江南

我家住在江南，
门前流水潺潺，
梨花落后清明，
秧苗绿遍水田。

如今来到青山，
清水流在门前，
燕子来后雪化，

秧苗绿透蓝天。

江南天边烟水，
青山烟水无边，
虽欠斑斑竹影，
却有松柏参天。

朗朗上口的节奏，清明朗照的意象，将“流民”诗人的心态尽情刻画出来，在对比中展现皈依情怀。如果说秦风的书写属于相对模糊的盲目乐观主义格调的话，那么梁南《在哪里我都开花》所写的，则显得深刻真实得多，堪为一代人的心声：

像蒲公英的伞，安恬地落到了边境，
我定居在茅草间，捧起雪花洗脸。
我不会死亡。无论多么贫瘠的地带，
都不会拒绝忠实的种子带去热恋。

当我踏倒荆棘蒺藜，路就清晰地出现，
那仍燃烧着的希望，沿着它走向了遥远。
风雪迷途的日子我也在实践拓荒的图案，
严寒不可能征服我，我正在狂放地流汗。

芳馨从荒芜里浮动着美丽的光环，
我被花果沉浸，收获无数粉红的眷恋，
胜过南国无言的相思子，
那血液里活生生奔泻的爱恋。

我从最崎岖坎坷的环境里拓开道路，
我从最伤心苦难之地打开第一轮花瓣。
我从草丛抬起茅屋的头迎迓母亲前来，

我透过欲滴的珠泪辨认出喜讯的内涵。

我即使是一只很快被淘汰的骆驼，
眼前肥美的水草也不能打动我的心弦，
我愿倒毙在刚犁平困苦的新道上，
最好是在茫茫沙漠的终点。

我不是苍白的种子，我在哪里都能开花，
我渴望充满力和美的刀子雕刻我的祈愿：
哪怕做卑微的蒲公英，我锯齿的叶，
也定将锯断冻层，开出如金的黄花一盆。

梁南运用凤凰涅槃一样的精神，充满悲恸之情的语调，很好地描述出龙江诗人的“流民化”融入白山黑水的心路历程，而他笔下的北方树林、山崖、荒原等典型风貌意象被赋予了宏大的时代意义，有着非凡的表演，消弭了流浪与漂泊的悲情，涌现出在家属地的热望。于是我们就看到广东云浮人钱英球在《窗花》里的如梦景象：

我在山林里奔跑
骑着雪白的马驹
袍子和马鹿
跟在我身后
总保持一定距离

醒来时
我看见
我的梦
就贴在窗玻璃上。

随着外来诗人写作经验的“在地”化，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土诗人也融入了这场龙江新诗的大欢唱中，李风清的风俗叙事，浸染着故乡多情的影子：“一路月光洒满道，/一塘蛙声咯咯叫，/老支书带咱上岗来，/绿野里又添一名流动哨。//听：高粱拔节咔咔响，/瞧：玉米蹿缨红光耀……/风吹公社七月夜啊，/一幅丰收图，一片丰收调！//亲手画出的家乡景，/天天在走的公社道，/老支书啊，今宵跟你来巡夜，/听得见你的心在蹦蹦跳。”（《月夜上岗》）刘畅园的清新诗风，“月亮从东山，/笑着升起来，/矿工笑着，/从西山沉下去”（《夜班》）。“北方的冬天，/大地披上了白皮袄；/北方的冬天，/大江大河也休息了。”（《冬天》）相对于“流民”诗人或有着深厚的政治素养，或有着“罪感化”的历史负担，这些本土诗人的诗篇要轻松许多，但相对于关内大军的昂扬歌声来说，他们的声音也就湮没在了众声合唱中，并没有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龙江大地从1948年开始，就成为共和国领导人运筹帷幄地实施建国纲领的试验地，开发北大荒，拿下大油田，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等等。新时期之前的龙江新诗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文化运动来表达的，这也注定了龙江新诗能够超越地域的狭隘而表达走向全国的畅想。也正是这些社会文化运动，使来自五湖四海的共和国建设者共同奏响了龙江当代诗歌的前三十年。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三十年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这么几个风格：

首先，紧跟时代意识形态的步伐，体现共和国的政治意志。鲁迅在谈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说：“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文学。”^① 鲁迅的预言在龙江新诗这里得到了应验，此一时

①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1927年6月12日。

段的龙江新诗基本上是在这个内容选择和确定基调的范畴内的。无论是郭小川的《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还是王进喜的《铁人诗抄》，甚至到了80年代初期，龙江诗人还没有忘记这种破旧立新、勇于承担的社会使命。梁南在那首《我追随在祖国之后》中这样说道：

我不属于我，我属于历史，属于明天，
属于祖国——花冠的头顶，风脚步，太阳的心。
从黎明玫瑰色的云朵穿过，向远方，
如风吹，如泉流，如金鼓，如急铎，
一声呼，一声唤，一声笑，一声吟，
款款叩击着出生我的广袤大地，
这行进之音，恳切而深深，
像探索一样无尽……
紧紧把祖国追随。

北大荒的磨砺和抚育，让诗人的胸怀无比宽广，在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里思考着归来诗人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阳刚、明朗、乐观的格调。新生共和国胜利者的豪情，战天斗地建设者的强力声浪，都决定了这三十年的龙江新诗是很难有沉郁、消极甚至平淡风格的。新与旧、东风压倒西风的二元对立模式，个人归结于集体，响应体现共和国政治意志的要求，这些都决定了这三十年龙江新诗阳刚、明朗和乐观的格调。方行的《我的歌》、严辰的《鄂伦春的歌》、王忠瑜的《雁窝岛之歌》、刘畅园的《我的歌》，以及王书怀的《桦林曲》、陆伟然的《北大荒春耕曲》、彩斌的《完达山抒情》、陶尔夫的《小兴安岭短笛》，等等，从这些诗篇的名字上我们就能清楚地感悟到诗篇所要表达的扑面而来的春风气息和热情洋溢的抒唱情怀。如果我们再看到沙鸥的《太子河的夜》，也许就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此一时期龙江新诗的清新活泼了：

树林中响起一片沙沙的声音，
八月的晚风送来了凉爽；
太子河奔忙地流过本溪，
像一条蓝色的发亮的带子，
围绕着如林的工厂。

运送矿石的火车驰过铁桥，
汽笛的吼声在山脚回响，
该不会惊醒熟睡的人们吧——
劳动模范疗养所的大楼，
现在刚刚熄灭了灯光。

对岸又在倾倒炉渣了，
太子河边像竖起一道火墙。
我像看见了那些工友，
怀着水蜜桃般饱满的快乐与热情，
紧张地工作在炉旁。
发电厂的蒸汽隐隐可见，
月亮像一面明镜嵌在天上，
谁把满天的星星都摘了下来，
你看，那工人住宅区的电灯，
比星星还多、还亮！

太子河唱着欢乐的曲子，
唱出了人民美丽的梦想。
太子河日夜地奔流，
它用钢铁沸腾的声音，
为祖国的前进伴唱！

二 孕育与生成：土生土长诗人群 落下的龙江新诗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由于各种原因居住于龙江大地的一批诗人开始回迁，回到只有诗歌才能提供的梦中故乡，并在新的文化土壤里重新开花结果。这直接引领出一批在龙江出生并受教育、成长的本土诗人喷薄而出，以守土在地的身份来观照和打量这片神奇的土地。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诗人李琦以温婉柔美的文笔“唠叨”着家庭的快乐和亲情的难以割舍；擅长叙述的张曙光在沉婉多思的书房里构造着天南海北的哲学对话；中年诗人桑克用情感充盈的目光寂然地洞察世界，幽默而从容；马永波在智慧和巧手中将诗歌语言打磨得“高深莫测”、技巧新颖，朱永良则睿智而沉着地勾勒诗歌世界的线状传统，迷恋于时间缠绕的美景；庞壮国以浓郁的大嗓门喊出了“关东第十二月”的豪爽和霸气；马合省以另一种现代人的视角重构历史的想象，“风骨内藏，诗风冷峭”（李琦语），等等。这时候的龙江新诗真正开始摆脱关内文化的束缚，如嫩芽挣脱顽石的压制，露出了点点鹅黄，历经风雨洗礼之后，逐步成长为茁壮的参天大树。

总起来讲，新时期以来的龙江新诗大致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拥有可以抗衡甚至引领汉语诗歌整体发展方向的美学风格，形成了独立的龙江新诗格调。

女诗人李琦的《冰雕》一诗曾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代表作：

温暖的心
在北方的奇寒里
雕塑了它们
它们才如此美丽

我仿佛突然知道
由于严冬的爱抚和鼓励
柔弱的水
也会坚强地站立
并且，用它千姿百态
呈现生命的神奇

当春天到来
它们会融化的
融化也不会叹息
毕竟有过骄傲的站立啊
能快乐地走来
便情缘快乐地走去

啊，北方，
也把我雕塑了吧——
雕成天真的小鹿
雕成活泼的游鱼
雕成孔雀和燕子
即使有一天消失了
也消失在
春天的笑容里

全诗清朗而温婉，意象的选择，主题的开掘，抒情的样式，都活脱脱地彰显出那个时代青涩、唯美的诗意质素。她在2010年凭借《李琦近作选》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潜在的历史积淀应该从这首诗就开始了。积累于80年代的张曙光，到90年代声名鹊起，因了世纪末的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沸沸扬扬的论争，他被推向了汉语新诗论争的风口浪尖，一度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岁月的遗照》中青春的记忆和为时

光重新赋予意义，叙述从容而情感抒发有度，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新的诗歌写作范式：“年轻的骑士们，我们/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我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那些老松鼠们有的死去，或牙齿脱落/只有偶尔发出气愤的尖叫，以证明它们的存在/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给女儿》呈现出的别开生面的对死亡的丰富性讲述，透视出一种浸入骨子里的悲悯：“我创造你如同上帝创造人类。/我给了你生命，同时带给你/死亡的恐惧。”《一九六五年》开启出90年代诗歌界公认的叙事潮流，安静地谛视世界的个人化写作，从理论的高度赋予他代表一个时代的意义，也表征着龙江新诗从偏安一隅的寂寞到拥有了冠冕诗坛的荣耀。

都说龙江是文化的荒漠，自然风光的优美潜隐着文化缺失的遗憾，但新时期以来，桑克、张曙光、朱永良、马合省的涌现逐步改变着这个断语在龙江新诗领域的成色。朱永良以嗜书如命、思想滚涌的姿态来勾画“读书人”的诗：

我喜欢沉湎于有些虚幻的事物
沉思默想：萨福散逸的诗行
孔子没有编辑的古书
集中关于创造世界的说法
另一种二十世纪的历史
还有诗歌未来的诗体
韵脚的法律地位
人们做梦的政治价值